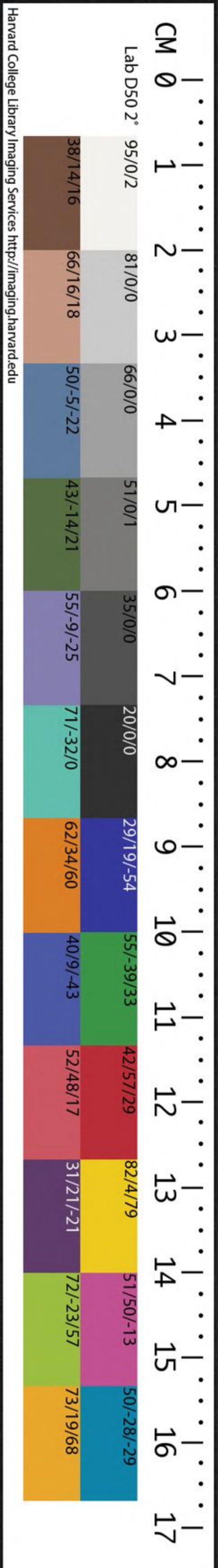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48

T2650/2627

後蜀列傳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廷益贊師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

重刊校

後蜀四

列傳

趙季良 趙廷隱 李仁罕 張業

李肇

趙季良字德彰濟陰人也初仕後唐莊宗為魏州司錄魏州稅多逋負莊宗時為晉王過督之季良曰殿下方

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非殿下有  
矣莊宗大加欽重已而累遷鹽鐵判官太僕卿明宗天  
成元年齎官告拜高祖爲侍中卽以爲三川制置使督  
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置制兩川征賦是時高祖鎮西  
川頗不奉詔會與季良有舊遂留之不遣因請爲西川  
節度副使事無大小多與參決久之唐徙季良果州團  
練史高祖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可得復遣使至京  
師論請明宗不得已曲從之自是季良傾身事高祖布  
腹心矣季良通敏善謀畧董璋時遣人求昏自結而高  
祖心恨璋未之許也季良以爲宜合從以拒唐便長興

時進奏官言唐主欲大發兵討兩川季良請以東川先  
取遂閔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憂矣  
未幾唐將石敬瑭因遂閔已破燒營北歸軍前馳驛報  
高祖高祖故藏其書謂季良曰北軍漸近奈何季良扣  
指曰不過綿州必遁問其故曰我逸彼勞敵縣軍千里  
糧盡能無走乎高祖大笑出書示之由是甚服其智居  
無何高祖疑璋有異圖遣季良往探之季良歸言璋爲  
人豺狼之聲狗鼠之行卒徵暴斂好殺惡生負志剛強  
不量人事用兵好勝不達天時而且朝令夕改坐喜立  
嗔兵有鬪心將無戰意方今以小謀大敝民惠姦有窺

四海之心終作兩川之患料其訓練兵師完葺城壘招我將健挫我使臣必行雷電之機不顧山河之誓已而璋果與高祖交惡興兵破白楊林聲勢甚盛高祖有憂色季良曰璋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禽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盡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終必大捷又璋素負威名故西川惶懼公當自出禦之則人心自定後悉如季良言而璋遂用是敗未幾季良領武泰軍留後頃之高祖以墨制署爲節度使是年唐明宗卽下制以季良爲武泰軍節度使高祖卽位拜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旣而高祖病甚彌留之際召季良與李仁罕趙廷隱王處回等同受顧命及高祖已晏駕秘未發喪處回夜過季良涕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強侯握兵專伺時變義當速立嗣君豈可徒相泣邪遂與處回立後主而後發喪以擁戴功加司徒已又進太保與母昭裔張業分判三司遂兼戶部事廣政九年秋八月卒謚曰文肅子元振明德初爲都知殿直

趙廷隱開封人

宋史作太原人今從蜀檇杭

初仕梁爲裨將王彥章

之被鹵也廷隱與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偏將劉嗣彬等俱爲唐莊宗所執已而隨高祖入西川廷隱

一  
卷五十一  
三  
拳勇有智畧高祖戲下無及者積功至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司空守漢州刺史上柱國充左廂馬步軍都指揮  
使未幾與唐師戰於劍門時天寒士卒觀望不進廷隱  
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爲  
他人有矣衆心乃奮俄唐將石敬瑭引步兵來擊廷隱  
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以待及矛稍相交  
乃揚旗鼓譟卒敗之已又副李仁罕攻遂州先登會唐  
將李彥琦棄利州走遷廷隱爲昭武軍留後廷隱因馳  
使白高祖曰董璋多詐必爲公患乘其至劍州勞軍而  
圖之併兩川之衆可得志是天下高祖不許廷隱歎曰

不從吾謀禍未已也久之廷隱以昭武讓李肇遂還成  
都明年董璋入寇命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兵三萬  
拒之時璋造詐書誣廷隱及趙季良等與璋相通高祖  
授之廷隱廷隱投諸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  
與廷隱耳未幾將兵攻梓州璋爲部將所殺廷隱取其  
首以獻高祖旣據有兩川復於閬州置保寧軍授廷隱  
保寧軍留後無何以墨制擢節度使明宗卽下制以爲  
保寧軍節度使明德元年春充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  
高祖病革同趙季良等受遺詔輔政後主立加兼侍中  
爲六軍副使已又晉秩太傅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旣而

李仁罕張業相繼以罪死廷隱遂致仕廢於家最後官  
至太師中書令封宋王廣政十一年冬十二月薨諡曰  
忠武

李仁罕字德美陳留人也唐同光時李紹琛反攻破漢  
州高祖遣仁罕會任圜董璋擊敗之仁罕遂以此得勇  
戰名明宗入立仁罕積功爲左廂馬步都指揮使已又  
進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守彭州刺史上柱國充諸軍馬  
步軍都指揮使仁罕常與張業置宴召高祖先期有告  
二將謀以宴日作亂者高祖未之信也至日就宴盡去  
左右護衛獨請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公推赤心置

人腹中老兵惟盡死以報德耳高祖舉兵成都以仁罕  
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攻遂州城陷唐將夏魯奇自殺以  
功擢武信軍留後隨爲峽路行營招討使進拔忠州又  
破萬州陷雲安監還克夔州峽江之捷仁罕功居多焉  
已而同趙廷隱爭鎮東川頗與廷隱不相能高祖命仁  
罕仍歸遂州長興四年高祖以墨制署爲武信軍節度  
使已而明宗悉如所署高祖登極以仁罕爲衛聖諸軍  
馬步軍指揮使仍領武信節鎮頃之受遺詔輔政奉後  
主嗣皇帝位是時諸將多高祖故人事後主益驕蹇不  
法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仁罕及張業尤甚

仁罕在高祖時已恣爲奢豪前蜀主宮嬪有國色欲娶之懼爲高祖所責至是漸有跋扈之志頗恃功求判六軍後主雖曲徇其請加中書令判六軍事而內不勝其忿會張公鐸韓繼勳韓保貞安思謙等皆事後主於藩邸素怨仁罕共譖云仁罕有異志而廷隱與有隙亦慙患之後主遂因其入朝執殺焉并族其家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

張業仁罕之甥也初名知業後避高祖偏諱遂單名業爲人驍勇善戰與仁罕同從高祖入蜀分討諸盜悉平之天成中官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

校司空守簡州刺史上柱國長興元年充先鋒都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有功久之拜寧江軍留後已而高祖以墨制署爲節度使唐明宗賜高祖爵蜀王卽詔業領寧江軍節度使及高祖稱尊號命業充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仍管寧江節鎮如故後主時加檢校太尉仁罕旣伏罪業是時方掌禁兵後主懼其反側乃用爲相以安之命同平章事廣政元年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未幾加司空兼判度支業性豪侈強市人田宅藏匿亡命又於私第置獄繫負責者或歷年至於瘐死蜀人大怨之而業子繼昭官檢校左僕射復好擊劍

常與僧歸信訪善劍者左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宿與業不和密告業父子謀反後主大怒廉得其專恣狀乃與李昊安思謙謀俟其入朝執殺之下詔暴業罪惡籍其家時廣政十一年也業後仁罕死凡十五年李肇汝陰人初仕後唐爲陝虢都指揮使高祖於漢州之役旣追獲李紹琛復得肇與侯宏實二人奇其才心相得也卽署肇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已而唐師破劍門高祖遣肇將兵據劍州戒以倍道兼行唐軍無足畏者肇旣至劍州屯兵河橋會唐騎兵來衝陳肇伏強弩數百射之唐騎兵不敢進引去未幾肇歸成都昭武留後

趙廷隱以本軍三讓肇高祖乃命肇代守利州董璋之

頌字疑有誤

興師也陽致書於肇若與已連謀者肇頌繫其使獄中

而亦擁兵爲自衛之計及璋敗肇遂斬璋使以獻長興四年高祖以墨制署肇昭武軍節度使唐明宗悉依所署未幾兼奉鑾肅衛都指揮使後主初立加兼侍中肇恃先朝功臣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高會畧逾旬日久之扶杖見後主詐稱疾不拜後主旣誅李仁罕心頗不平於肇左右以肇倨慢請加刑後主竟罷其軍務改太子少傅徙邛州死

論曰文肅等諸人故高祖創業勛臣史所號五節度使



是也景從霸主豹變雲蒸可不謂盛焉而運籌敵愾克保始終兩趙之功績茂矣仁罕伏辜業不良死肇老臨邛功高志滿召禍取尤蓋無不自己作之者也

侯宏實

張公鐸

龐福誠

武漳

沙延祚

潘仁嗣

高敬柔

季鎬

李筠

朱僮

袁彥超

侯宏實干乘人也

鑑戒錄云蒲坂人

幼而家貧年十三假寐簷

下會暑月大雨有虹自黃河飲水俄貫宏實口良久始沒母見而奇之及覺問宏實有異否對曰適夢濡河取水果腹而歸居數月有蜀僧詣門謂宏實母曰女弟子

當九九後福令得見子氣力母呼宏實請相焉僧徐視曰此蜺龍也即非真龍官必顯貴法當離鄉并食祿江海惟欽崇三寶可獲令終已而宏實仕後唐為河中都

指揮使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入蜀隸李紹琛部下紹琛破漢州高祖將兵執紹琛而宏實與李肇皆為高祖所鹵因命宏實為牙內馬步指揮副使未幾將兵會董璋攻下閬州先登陷陳甚為一軍所推彌牟鎮之戰宏實身在行間董璋敗宏實亦論功焉高祖即位改奉鑾肅備指揮副使是歲受遺詔同趙季良等輔政進秩侍中宏實歷官眉州刺史寧江武泰節度使一官二鎮皆近

大江晚年興造禪院開轉藏經廣建第宅竟得善終母  
年八十一後累封太夫人悉如蜀僧所言

張公鐸太原平樂人高祖初置義勝定遠諸軍以公鐸  
爲都知兵馬使長興三年高祖與東川兵戰於彌牟鎮  
指揮使毛重威李瑋皆爲所殺而趙廷隱等復失利不  
前時公鐸居陳後高祖揚馬箠指之公鐸麾兵而進帥  
衆大呼所部兵無不一以當百東川兵殊出不意蹂躪  
披靡死者數千人是役也董璋之敗實以公鐸一戰決  
勝焉頃之遷捧聖擁鶴都指揮使明德元年與五臣同  
受顧命後主踐阼加檢校太尉與李仁罕爭權不相協

仁罕之死公鐸亦與有力未幾領保寧軍節度使兼司  
平章事廣政四年罷軍使八年卒公鐸少涉獵文史爲  
政清嚴所至民受其賜卒之日後主哭曰嚴而不猛清  
而不隘惟張公而已

龐福誠太谷人也事高祖爲牙內指揮使長興初唐兵

來征兩川福誠與昭信指揮使謝鏗屯閬州來蘇村十國

紀年作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二蜀勢

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壁千衙城始至遇

唐軍萬餘人自北山馳下福誠等趣河橋迎擊之北軍

小却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

福誠乃夜引兵數百人升北山顛轉至唐軍營後大呼  
譟鎧率餘衆操弓弩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唐軍驚擾遂  
空營遁去鎧乘勢追襲唐軍於是進保劍門人皆稱其  
有兵畧云廣政中同韓保貞擊鳳翔無功而還  
武漳文水人事高祖爲牙內指揮使天成時漳奉命迎  
高祖家屬於晉陽至鳳翔爲李從躒所留漳論說百端  
不得發會唐明宗詔聽歸蜀始放還成都  
沙延祚太原人隸高祖戲下爲義勝都頭長興初唐兵  
趣文州將襲龍州延祚與定遠指揮使潘福超將兵拒  
之唐師敗績而去

潘仁嗣 人事高祖爲馬軍都指揮使董璋入寇仁  
嗣將兵三千詣漢州訶之與璋戰赤水之上師敗仁嗣  
爲璋所鹵頃之高祖親執旗鼓東川兵遂大敗仁嗣復  
歸後累官武定軍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  
使

高敬柔隸高祖爲都押牙李仁罕之圍遂州敬柔帥資  
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卒破其城及高祖拒董璋  
敬柔與趙季良實居中鎮守成都藉以無虞者敬柔力  
也後不知所終

季鎬未詳其所自起居高祖幕府爲判官時高祖與董

璋治兵將戰高祖故示閒暇自作書以遺璋舉筆輒誤書董爲重字不悅久之鎬在側獨內喜且引諸將賀馬前高祖曰事未可測何賀邪鎬曰大王去草書重是董已無頭必勝之兆也果一戰而璋敗人以鎬爲警敏李筠故前蜀永平節度使也已復事高祖爲大將唐師來征兩川筠將兵四千人守龍州要害敵兵得無侵逸者筠頗有扞禦功後累官

卒

朱僊 人長興初高祖命張武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僊以善戰爲先鋒將分兵趣黔涪二州僊至涪唐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城出走遂取黔南追至豐都還

克涪州黔涪底定僊之力居多焉

袁彥超善水戰隸高祖帳下爲左飛棹指揮使張武征峽江彥超實爲之副未幾武死於渝州高祖卽命彥超代統其衆水軍之雄蜀人以彥超爲最論曰宏實循謹而沉毅公鐸剛勇而清嚴將相之位斯云無忝福誠以奇制勝殆可謂得孫吳之遺法者邪武漢而下皆和陵從龍將士濟濟多賢一長足錄固可節取之以著於篇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一終



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已遷爲正使  
 高祖稱尊號擢樞密使是歲與趙季良李仁罕等同受  
 顧命高祖既晏駕處回秘不發喪夜啓義興門奔告季  
 良季良教處回詣仁罕審其詞旨同異方立嗣君會仁  
 罕設備而出處回遂不以實告竟宣遺制命太子柩前  
 卽位其臨變知大體多此類也後主初立加兼侍中領  
 武泰軍節度使廣政元年詔兼武信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四年加檢校官罷軍使七年復命遙領保寧節鎮處  
 回旣恃定策勳位隆使相遂專權貪縱賣官鬻獄四方  
 有饋獻者率先輸處回次及內府子德筠亦倚勢驕橫

多爲不法及張業伏誅後主不忍寘處回於法處回惶

恐辭位黜爲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聽歸私第未幾請

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十四年夏四月卒先是處回居成

都有道士朱桃椎者

野人閒話云道士造謁王公於竹葉上大書道士王桃枝奉謁今從

蜀檣 龐眉大鼻布衣縑縷謁於堦前以劍撥土取花子

三粒種之須臾成三花謂處回曰仙人旌節花也公富

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又相士周元豹常目

之曰此寶精也法當大富故處回家貲鉅萬積鏹比內

藏三之二

處回少孤貧寶精之日時猶未仕也

母昭裔字

河中龍門人博學有才名高祖鎮西川

十國春秋 卷五十一  
辟掌書記唐客省使李巖來監高祖軍昭裔請止巖無  
內不聽高祖卒誅巖然亦奇昭裔才思大用之及登極  
擢爲御史中丞後主踐阼之明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已又改門下侍郎廣政三年分判鹽鐵久之以次進  
左僕射時漢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密送款  
後主後主遣安思謙應之昭裔上疏諫曰竊見莊宗皇  
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廷臣皆貢諫疏殊  
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爲鑒戒後主不用其言  
竟無功後數年以八子太師致仕昭裔性嗜藏書酷好  
古文精經術常按雅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

於成都學宮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  
營學宮立黌舍且請後主鏤版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  
又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  
版行之五代史補云母昭裔貧賤時常借文選於交游  
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遺  
學者後仕蜀爲宰後子守素齋至中朝諸書遂大彰於  
世所著有爾雅音畧三卷

李昊字穹佐自言唐相紳之後祖乾祐建州刺史父羔  
容管從事昊生於關中幼遇唐末之亂隨父避地奉天  
值昭宗遷洛岐軍攻破奉天父及弟妹皆被害昊時年  
十三獨得免遂流寓新平十餘年會劉知俊領岐軍圍

州城吳逾城出爲候騎所得知俊召與語甚器之寘於門下妻以女及知俊歸前蜀爲武信軍節度使署吳爲從事未幾知俊出師鳳翔令吳主留務知俊誅死吳亦坐罷職前蜀後主時授彭州導江令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岐軍之難吳母獨無恙至是十九年吳仕已顯達乃遣使張金王彥問道迎母吳請告於境上奉迎前蜀後主賜以金勒名馬吳至青泥嶺見母母撫吳首號慟哀感行路王氏旣亡吳入洛唐明宗授檢校兵部郎中詔高祖及趙季良於權鹽度支戶部間授吳一職吳至成都久無所授會高祖奏季良西川節度副使吳陽辭

歸洛高祖始辟爲觀察推官是時築羊馬城告成吳援筆爲記畧曰粵若蠶叢啓國魚鳧羽化於湔山望帝開基鼈靈復生於岷水其後兼并梁漢睥睨巴資獵騎奔馳會秦王於褒谷石牛來去關蜀路於劍門空驚化玉之微寧獲糞金之利爰自朔分秦歷聲接華風代有雄豪迭爲侯伯運當奇特子陽乘虎踞之機時遇非常元德負龍蟠之勢若乃張儀之經營版築役滿九年楊秀之壯觀崇墉功加一簣

張儀楊秀皆築成都城者

洎我唐臨御聖德

昭融武威雷駭於百王文德日暉於四海惟茲益部扼

苞疑苞字

彼邛關蒙王肆竊發之心坦綽苞狡焉之志時或窺吾



臥鼓覘我韜戎。彎弧學射之山。飲馬沉犀之水。玉帛子  
女。漂流鑿齒之鄉。珠翠綺羅。散失雕題之域。累朝是忘

逆樂深軫。殷憂夢卜。良臣空彈巨屏。南康王韋以儒術

柔服教習。詩書燕國公高以將畧威懷。淬磨斧鉞。息波

濶於錦水。創制度於羅城。逾百雉之恆規。補一隅之闕

事。往以元穹告變。天祿中微。彝門方轉。其斗魁王氏。遂

分其鼎足。既而莊宗繼絕。皇祚中興。靈旗西指於巴庸

蜀主。東朝於伊洛。先帝以初復地土。方懷遠人。須仗權

謀。迺瞻勳感。於是詔飛丹鳳。召何晏於并門。節立蒼龍

封。杜悰於并絡。孟蜀先主尚瓊華公主故以何晏杜悰為北何尚魏公主杜尚唐公主即

我太尉侍中平原公分茅金闕。受瑞彤廷。帳移竹馬之

邦。輪輾木牛之路。星馳十乘霧廓。三川公鎮臨之。始年

中興之四載也。歲在丙戌。春正月十有一日。杖鉞而至

無何。期月逆帥康延孝自普安竊兵叛亂。矯詔窺覲。犯

我鹿頭營於一縣。衆情憂恟。公意晏如。飛羽檄以會兵

伐林木而立柵。於是精選將領。分部熊羆。電激妖巢。火

熏狡窟。一鼓而元兇氣喪。載攻而同惡。疲顏擒鄧艾於

韞中。斬麗涓於樹下。未幾先皇厭世。今上纂圖。指明聖

政維新。睿思求舊。明宗遣李存瓌賜詔慰諭不改山河之奇。永繫社

稷之臣。一年而加珥貂。再歲而昇掌武。將軍幕下列虎

豹之爪牙丞相府中非鴻鵠之腹背猶且力奉國家勤  
修職貢琛賚縈紆於劍棧包茅旁午於玉京史不絕書  
府無虛月公一旦謂將吏曰夫華陽舊國宇內奧區地  
稱陸海之珍民有沃野之利鄂鄂則樓臺疊映珠碧鮮  
輝江山則襟帶牽連物華秀麗不戒嚴陣是輕武備將  
沮豺狼之志須營羊馬之城封章上奏揆日量工分界  
繩基辨方畫址百城迺壯呼之響答以雲來十萬貔貅  
令之風行以霧集杵聲雷震版級雲排王猛鬻畚於城  
隅傅說飛鋏於巖下公間日巡撫役者忘疲周給米鹽  
均頒牢酒如効五丁之力不逾三旬而成公以羅城雖

設智有所虧重築大敵鎮於四角欽岑挂兔主虬栖烏  
儼樓櫓於沈寥懸刁斗於天表其東南也直分象耳迥  
眺蛾眉雲霞斂吳楚之天烟水送黔夔之棹其西南也  
旁連玉壘平視金堤宵瞻火井之光曉望雪峯之彩其  
東北也樹遙雲頂氣鬱金堂雨收而疊嶂屏新靄薄而  
重巒畫暗其西北也襟袖廣漢肘腋天彭魚龍躍萬歲  
之池鸞鶴舞陽平之化其或碧雞啼曉金馬嘶風擁旄  
戟以登臨觀山川之形勝有以見公心同軒鏡竄驚鬼  
神手秉漢鈞錙銖造化能於昭代樹此豐功鄙金甌爲  
漏卮小鐵甕爲凡器帝旨咨嗟王綸獎錄詔書勅知祥

省所奏重修葺當府城池興功事具悉卿寵分王節榮  
鎮錦城守富貴以無疆慕功名於不朽特峻金湯之固  
以威遐僻之邦况屬年豐復當農隙旣暫勞而永逸亦  
預備於不虞益見廟謀允符朝寄公猶歸善於君讓功  
於下李仁罕趙廷隱張知業潘在迎等或鼎鐘盛族或  
書劍名門佩鞬執弭以從戎憑軾奉帷而佐理皆躬臨  
卒列統攝庶工無揚干之亂行絕趙羅之辭役明興晦  
息日就月將巨績告終羣才叶贊白天成二年丁亥歲  
十二月一日起工版築至三年正月八日畢手公再飛  
章上奏詔曰百堵皆興四旬而畢巨羅城而雲矗引錦

水以環流公家之事卅業可觀備覽奏陳殊深嘉獎於  
以表綸綍褒揚之寵知朝廷倚注之恩四民喧闐于衙  
闔萬口號沸於階墀父老曰公侯政治神明慈如父母  
前年定延孝之亂今歲防蠻蠻之虞盡力城隍務安井  
邑功德在民憂勤報國安可不敘述休烈雕篆真珉公  
謂諸賓佐曰所修邊備式耀國威將欲罄臣節於一時  
彰帝猷於萬古殊非己力難遏人情誰當游夏之才請  
紀見聞之事吳相門罕落堂構蕭條翁歸文武之材明  
時待問荀息忠貞之志暗室不欺寐酣而白鳳昂藏染  
翰而墨龍天矯嗟乎鄧禹秉鈞之歲雖慶承家陸機赴

洛之年不堪觀國空餘壯節退卜良知驅車幸返於故園提筆謬登於華館金臺玉帳敢差俊彥之肩綠水紅蓮獲繼鷓鴣鸞之踵酷慚薄技莫贊雄猷杜征南以矜大平吳沉碑漢水竇車騎以章明出塞勒碣燕山猶能炳著簡書發摛功業寧偕巨制永固坤維尚乏黃絹之辭孰拂白圭之玷受恩稟命紀事表年巍巍乎不騫不崩何患於爲陵爲谷自是高祖在蜀凡表奏書檄皆出吳手遷掌書記高祖卽皇帝位擢爲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後主立領漢州刺史遷兵部侍郎廣政時加承旨知武寧軍

宋史作武德今從通鑑

後主常欲命吳二子官吳固讓且言

遂州判官石欽若蘇涯故蜀時同在劉知俊幕下瀕回授欽若等子後主嘉歎許之仍授吳二子官俄加尚書左丞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因請置史官乃以給事中郭廷鈞職方員外郎趙元拱爲修撰雙流令崔崇構成都主簿王中孚爲直館已加左僕射會後主詔於高祖真容院圖文武三品以上於東西廊以吳有叅佐功特畫於殿內是時吳輯所代高祖書奏爲百卷號曰經緯畧以獻後主賚珍器錦綵甚厚未幾命判度支戶部十四年修成後主實錄四十卷後主欲取視之吳曰帝王不閱史不敢奉詔無何丁內艱

裁百日起復又修前蜀書命吳與趙元拱王中孚及諫  
議大夫喬諷左給事中馮侃知制誥賈元珪幸寅遜太  
府少卿郭微右司郎中黃彬同撰成四十卷上之以判  
使辦集封趙國公頃之加司空領武信軍節度使出判  
鹽鐵加宏文館大學士修奉太廟禮儀使後主悉召吳  
四孫授太子鳳儀郎舍並賜緋已又改吳判度支使國  
亡隨後主降宋宋太祖優待之拜工部尚書賜第親屬  
乘舟自峽江下至彝陵妻死吳聞之悲愴成疾而卒年  
七十有五贈右僕射吳前後仕蜀五十年後主之世位  
兼將相秉利權資貨盡入無筭奢侈尤甚後堂伎妾曳

羅綺數百人常以名花散給僚友副以興平酥曰俟花  
彫謝以牛酥煎食之謂之花酥其風流雅韻皆此類後  
主與江南通好遣使者趙季札往聘購得李紳武宗朝  
入相制書還以遺吳吳結綵樓置其中盡召成都聲伎  
吳朝服前迎歸私第大會賓客宴飲所費不貲以帛二  
千匹謝季札初前蜀降唐吳草其表後主之降也其表  
亦吳所爲蜀人潛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見者晒之  
有集二十卷目爲樞機應用集又高祖實錄三十卷後  
主續成實錄八十卷多散佚不全長子孝逢廣政時官  
給事中宋改爲膳部郎次子孝連尚鳳儀公主入宋爲

將作少監孫德鏘至國子博士德鏘進士及第吳又有前蜀書

卷四十四

徐光溥景煥野人閒話作光浦蜀人也博學善詩歌初仕高祖為

觀察判官長興初上疏請高祖行墨制畧言我蜀被山

帶江足食足兵實天下之強國也我公本仁祖義允武

允文乃天下之賢主也以我公之賢拓土開封取威定

霸固得其宜矣而況內則有紅蓮上客參帷幄之謀外

則仗細柳將軍專斧鉞之任率土之內足可保磐石之

固秦山之安顧惟冗賤何補高明但念智者百慮必有

一失愚者百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之樵童之

歌哲王聽焉竊以惟賞與刑國之利器懲惡勸善君之

要權不可偏行尤須具舉歷觀往典備考前規或王命

而不通或公室以多難列國率聞於專制諸侯或可以

從權苟有利於生靈又何辭於通變昔來欽鄧禹擅命

於征伐之間蜀主岐王承制於隔絕之間問字原本同疑有誤事俱非已實

欲安人昨鄰近諸藩開謀上國有虎視狼貪之意阻君

臣魚水之歡添益兵師動搖生聚況我公恆修貢職不

虧楚子之茅遽構讒邪竟擲曾參之杼以至兩川歃血

合從連衡列校齊心奉辭伐罪今則旋平狄穴漸拓鴻

基立功者悉望昇榮向化者皆思敘進方屬路途有阻

恩信未通二星不見於雲霄三蜀久憊於雨雪將期勸善卽在報功酬庸合議於策勳列爵宜遵於故事自今以後若且行墨制以布鴻恩式副羣情無虧大體所冀設爵待功免授逾時之賞允協稱霸之宜未幾高祖稱尊號進秩翰林學士後主時兼兵部侍郎廣政十一年改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與李昊並同平章事時有優人唱康老子曲後主問曲何由名光溥以爲康老老而無子所作後主大加欣賞居無何坐以艷詞挑前蜀安康長公主罷相卒光溥有辨才遇事輒發會李昊等疾之後有議論光溥熟睡而已時號睡相官學士時常與

侍郎劉義叟分直賦庭中荀詩義叟以光溥本蜀士語

涉刺譏光溥遂切齒由是終不相協世或病其隘云光溥

詩曰迸出班墀數十株更添幽景向蓬壺出來似有凌雲勢用作丹梯得也無義叟詩曰徐徐出土非人種枝葉難投日月壺爲是姻緣生此地從他長養譬如無

范仁恕廣政中官御史中丞時封建諸王以仁恕爲夔

王冊使仁恕以職居風憲不宜持節藩邸請免俄拜中

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會成都水災奉詔禱青

羊觀卒

歐陽廻成都華陽人父珽通泉令廻少事前蜀後主爲中書舍人國亡降後唐補秦州從事高祖鎮西川廻復

十國春秋 卷五十二  
入蜀及登極以爲中書舍人廣政十二年除翰林學士  
明年知貢舉判太常寺遷禮部侍郎領陵州刺史轉吏  
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  
平章事監修國史常擬白居易諷諫詩五十篇以獻後  
主手詔嘉美賚以銀器錦綵從後主歸宋爲右散騎常  
侍俄充翰林學士就轉左散騎常侍南漢平議遣迴祭  
南海迴聞之稱病不出宋太祖怒罷其職以本官分司  
西京開寶四年卒年七十六贈工部尚書迴性坦率未  
年少檢操雅善長笛宋太祖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  
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

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太祖曰朕常聞孟昶君臣溺於  
聲樂迴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爲我所擒所以召迴欲驗  
言者之不誣也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  
自是不復召迴好爲歌詩雖多而不工掌誥命亦非所  
長迴在成都日卿相爭尚奢靡迴獨儉素自守人頗以  
此多之

論曰王處回處變之才咸推屹然大臣乃竟用奢縱敗  
何邪母昭裔創興文教李昊出入樞機宏通瞻雅固有  
足稱者徐光溥請行墨制慷慨敷陳卒之以靡詞去位  
未矣范仁恕雖秉國鈞罔所短長歐陽迴前介後通貴



而能約要於坐鎮雅俗無媿焉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二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三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廷益贊師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校

後蜀六

列傳

歐陽彬 李如實 何瓚 賈鶚

范禹偁 母守素 劉暹 多岳

劉保父 李匡遠 韋叡 王歸

王藻 劉與 何隨 王賁

卞震

掌聿修

歐陽彬字齊美衡州衡山人家世爲縣吏至彬特好學  
工於辭賦楚武穆王之有湖南也彬以所著詣府求見  
掌客吏按吏爲樊姓索賄始爲通彬恥以私進竟不予掌客  
擲名紙於地曰安有吏人子欲干謁王侯邪彬深恨之  
因落魄湖南市中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伎瑞卿者  
慕其才延致於家瑞卿故歲時供奉武穆王彬乃作九  
州歌授之俾當筵而奏王竟不之問彬歎曰天下分裂  
之際卒徒厮養咸能自奮我何負而至此乎居頃之西  
川圖綱將發得歌伎所分貲求爲綱吏僕夫綱吏許之

遂入成都獻萬里朝天賦前蜀後主大悅擢爲翰林學  
士乾德初答聘唐使頗能得二國歡心王氏亡復歸高  
祖廣政初後主以爲嘉州刺史彬喜曰青山綠水中爲  
二千石作詩飲酒稱風月主人豈不佳哉累官尚書左  
丞出爲寧江軍節度使旣至夔州寫書楚文昭王敘疇  
昔入蜀之由且以宗族爲託文昭王得書大慚悉除彬  
親友賦役凡士無賢不肖進謁盡加賓禮彬之力也彬  
雅有風儀爲文詞切而理直竟以是遇廣政十三年卒  
李如實初事梁末帝於東宮素以清直著名及末帝嗣  
位黜遠賢良比暱小人如實數數有所規諫一日末帝

顧如實曰卿知天子由誰補乎如實從容對曰人臣所  
補末帝曰朕地據三河位尊萬有天實補之豈人臣可  
得主邪如實曰我太祖出身行伍十死九生方得節居  
四鎮位處一人陛下身在深宮長居富貴仰承餘蔭嗣  
守萬方豈知王業艱難人臣共致固須理不忘亂居安  
思危臨泉履冰責躬省過況吳門強盛蜀國繁華太原  
有殺兄之讎秦庭懷負國之怨得失頃刻豈是天補者  
哉末帝怒曰慙老漢不足與語明日謫鄭州  
貶汝州副使如實至汝州自製一臥車常於車中置酒  
一瓢琴一具書數卷命小僮十餘輩載入衝衢四顧朗

再宿

吟觀者多竊笑焉久之梁無內召意如實心頗不平裁

落韻詩以譏之梁亡後入成都高祖知其賢拜戶部侍

郎卒

落韻詩曰炎蒸不可度賴爾生涼風在物成非器於人還有功殷勤九夏內寂寞三秋中想君應有

語棄我如秋桐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後唐莊宗爲太原節度

使辟爲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

瓚代知留守事瓚爲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疎簡而內

頗周密莊宗卽位拜瓚諫議大夫已而求留守北京瓚

與明宗有舊明宗稱大號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未

幾進秩僕射以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高祖方以嗣使

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不得已來成都高祖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高祖以軍禮事瓚瓚常繩以法高祖初不樂及瓚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高祖舉兵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死瓚常有蜀城書事詩云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臥龍題詩後十旬遂得篤疾賈鷄青社人也仕高祖爲御史剛方嚴正門無私謁明德元年彭州刺史田敬全辟爲本州倅職已而權刺史事爲理公清人多敬憚之是時彭州僧號醋頭者長髭垂髮以功德燈像納爲三衣狀若佯狂言事多中懼鷄

不敢輒入境內彭州人詣鷄陳狀請歸之鷄判狀日出家長頭未除煩惱爲衣挂像豈敬慈尊向禪室以邪淫發妖言而惑衆妄裁歷數上侮朝廷謾述災殃下迷龔俗況今有漏未證無生將修功德以爲名積聚私財而作賈但以正人息事君子舍宏未議剪除致茲猖熾所嗟鄙俚競言妖稱列狀詣衙欲希迎請須行嚴令以絕風情所由入界把捉候到決脊奏聞醋頭聞之越鄰境而去

范禹偁九隴人也父虔爲衙吏禹偁少落拓不事生業鬪雞走狗習爲嬉遊虔死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名曰

張謬有道士見之謂曰子骨法異常苟屈首受書他日必大貴由是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本姓名上州刺史啓曰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高祖以爲蒙陽令入侍太子後主嗣位累遷翰林學士禹偁性吝嗇頗以聚貲爲急求守外郡後主不聽其出令兼簡州刺史歲令州輸錢數千緡於禹偁俄掌貢舉賄厚者登高科面評其直無有媿色舉于馮贊堯故布衣交也家貧窘於貲終不放登第久之從後主降宋授鴻臚卿時有門下士白陽城請謁接晤甚歡劇談終日徐曰吾近鑿一井水甚甘命各進

一杯竟不設具而罷

母守素字表淳宰相昭裔子也弱冠起家秘書郎累遷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真拜中書舍人工部侍郎出爲雲安權監使後主召見其二子克溫克恭並賜緋以克恭尚鑾國公主恩禮有加廣政二十年拜守素工部尚書時昭裔判鹽鐵衰老不任事遂委其務於判官李匡遠出入多留滯不發後主命守素代判使務父子相代世頗榮之俄改判度支領彭州刺史又判鹽鐵守素奉親甚勤至雖隆暑暮時必朝服執簡以申昏定之禮國亡入宋授工部侍郎籍其成都莊產茶園以獻宋太祖詔

賜錢三百萬緡以充其直仍賜第汴京歲餘爲兒子正  
已訟其居父喪娶妾免職正已時爲岳州司法亦坐奪  
一官開寶初起爲國子祭酒太祖征河東命權知趙州  
已而移知容州兼本管水陸轉運使先是部民有逋賦  
者或縣吏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往往納其妻女以  
爲質守素表其事卽日降詔禁止六年卒年五十三大  
中祥符三年少子克勤上昭裔所刻文選初學記六帖  
諸版補三班奉職

劉暠  人與王昭圖年德俱長當時號二人爲密儒  
多岳天彭人後主遣使徵之不就潛入普  寓鐵峯教

授生徒門下多知名士

劉保父青州人治尚書左氏家言廣政初官戶部郎中  
充諸王侍讀賜金紫後主問以經義多稱旨保父性嚴  
急日以夏楚課諸王業不進者輒扶之王宮乳媪密諭  
保父宜少假借爲諸王地保父曰膏梁之性不過督則  
他日皆豚犬也其端方不撓多此類十年八月卒 九國志作

劉保義又云  
轉給事中

李匡遠事後主爲鹽亭令時盜賊所在充斥匡遠擒捕  
無虛日時人號之曰健令已而遷鹽鐵判官代宰相母  
昭裔理使務匡遠性卞急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常

聞捶楚之聲曰此一部肉鼓。次年八十二卒。後盜發其墓，分其四支。又有申貴者，歷昌渝文眉西州刺史，貪鄙殘虐，民不勝其苦，常指獄門謂左右曰：此

我家錢爐也。附記於此。

韋叡，唐相。■範子也。事後主，歷官御史中丞。性多依違，時號軟餅中丞。

王歸簡，州人，少聰穎，善屬文，廣政中狀元及第。後不知所終。

王藻仕後主，為翰林使。時安思謙為將，多殺士卒，以威眾。後主與藻密謀殺之。適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後

主怒，因併殺藻。五代史不以時聞下有輒啓其封句。

劉璵，故唐御史。再思之孫，再思從僖宗入蜀，自蜀還，長安留其子孟温居成都。孟温以儒學教授成都中，璵即其長子也。璵精於經術，廣政十年補石室教授。未幾卒，門人私謚曰寶中先生。

何隨，郫人。後主時為安漢令，國亡去官。時巴士饑，送吏多取民芋以自給，隨即以綿繫其處，償直。民視芋見綿，相與語曰：聞何安漢清廉，必此人也。

王賁，事後主，官雅州刺史，稱為廉吏。子著，廣政時進士及第，授隆平主簿，有政績。國亡降宋，累官殿中侍御史，以書法名。

一國春秋 卷五十三 七  
卞震成都人登進士第廣政時爲渝州判頗有聲歸宋  
仍舊職會賊圍州城震率士卒戰守同刺史夾攻之賊  
遂平

掌聿修春秋魯黨氏之後也性豪縱不羈歷仕太子左  
贊善大夫與同官家述雅相親愛兩人皆滑稽聿修一  
日伺述酒饕將竭叩門求飲旣而尊壘果罄聿修書壁  
曰酒客乾喉去惟存呷大夫宋有掌禹錫者相傳卽其  
後

孫漢韶

張虔釗

何重建

石奉頽

侯益

趙匡贊

孫漢韶振武人也父重進爲後唐太祖養子賜姓名李  
存進莊宗時與張處球戰歿於陳漢韶仕明宗爲武定  
軍節度使復本姓潞王從珂之亂也漢韶與張虔釗等  
奏合兵討之已而虔釗會官軍攻鳳翔留漢韶守興元  
虔釗敗歸遂與漢韶舉兩鎮降高祖明德元年七月署  
爲永平軍節度使廣政時改山南西道節度使移兵攻  
固鎮扼散關後主得盡有秦鳳階成之地者漢韶與有  
功焉俄授左匡聖都指揮使又遷捧聖控鶴都指揮使  
兼中書令十八年加武信軍節度使封樂安郡王罷軍  
職年七十餘薨



張虔釗仕後唐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虔釗既會護國安  
彥威等兵攻鳳翔鳳翔城塹卑淺衆心危急潞王從珂  
登城慟泣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  
以立今日之社稷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  
而受誅乎聞者哀之虔釗性褊急以白刃麾士卒上城  
士卒怒大誦反攻之虔釗走免遂奔成都時興元已爲  
高祖有高祖復以虔釗爲本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  
固辭不行廣政初加兼中書令未幾以侯益在鳳翔命  
充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擊鳳翔以脅之已而益送款  
後主及虔釗至寶雞按兵未進會益復中變附漢拒虔

釗軍虔釗勢孤竟遁還至興州慚忿而死時十一年二  
月也

何重建仕晉爲雄武軍節度使晉亡舉秦階成三州降  
於後主時北平王劉知遠聞之歎曰中原無主令藩鎮  
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已而重建復遣宮苑使崔延  
琛進攻鳳州後主加重建同平章事頃之張虔釗征鳳  
翔卽命重建爲招討安撫副使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  
州軍容頗甚盛久之無功與韓保貞等引兵俱西未幾  
遂來成都居數年卒

五代史名  
無重字

石奉頽一名頽晉高祖宗屬也出帝時官鳳州防禦使

廣政十年以鳳州降於後主遂爲蜀中名將二十八年  
宋師入境內後主問策於羣臣頽曰東軍遠來勢不能  
久聚兵堅壁以敵之敵兵可立走也後主不能從頽竟  
不知所在

侯益平遙人以拳勇從唐莊宗累功遷至馬軍直指揮  
使莊宗入汴爲本直副都校從明宗討趙在禮於鄴會  
諸軍推戴明宗益脫身歸洛莊宗撫其背出涕明宗立  
益面縛請罪明宗曰爾盡忠節又何罪也歷羽林軍五  
十指揮都校領費州刺史出爲商州刺史加西面行營  
都巡檢使晉初爲奉國都校領光州防禦使范延光反

大名張從賓據河陽爲聲援晉高祖命益率禁兵數千  
人討之從賓軍萬餘人夾汜水而陳益親鼓士乘之大  
敗其衆從賓墮水死拜河陽三城節度使遷武信軍節  
度使同平章事仍賜門戟改鄉里爲將相鄉勳賢里明  
年徙鎮秦州會蒲帥安審琦移鎮許下以益爲海中尹  
護國軍節度使契丹入汴益率僚屬詣契丹主自陳不  
預北伐之謀契丹授以鳳翔節度使漢高祖卽位加兼  
侍中益自以常受契丹命聞漢兵入洛憂之浚城隍爲  
備廣政十年後主遣人齎王處回書招益遂與其子請  
降時後主已出兵數萬分道應之漢高祖知其事遣左

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兵經畧關西已趙匡贊遣使降漢益亦中變請附焉會景崇等未行漢高祖召入臥內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及景崇至鳳翔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是時漢高祖已殂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也或疑專殺頗尤豫不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詭十一年二月丙戌益遂入朝於漢隱帝問何故召我軍益無以解妄對曰臣欲誘致殺之耳隱帝微哂而已益厚賂漢臣史宏肇輩得授開封尹兼中書令俄封魯

國公景崇聞之遂據鳳翔殺益親屬七十餘口益入周進封楚國公改太子太師已又改封齊國公未幾致仕歸洛宋乾德中卒年八十五子仁矩仁寶知名

趙匡贊字元輔本名美後更今名幽州薊人也祖德鈞後唐盧龍節度使封北平王父延壽尚明宗女至忠武軍節度使匡贊幼聰慧應神童舉明宗詔賜童子及第仍附禮部春榜清泰末晉高祖起并州命延壽將兵屯上黨德鈞將本軍自幽州來會時晉高祖以契丹之援引兵南下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盡錮之北去匡贊獨與母公主留西洛未幾晉高祖命匡贊奉母歸薊門契

丹署爲金吾將軍數年契丹以延壽爲范陽節度使又署匡贊爲牙內都校開運末契丹主將謀南侵委政延壽及平原陷匡贊復受契丹署爲河中節度使延壽從契丹北歸匡贊得留鎮河中未幾漢高祖起晉陽匡贊奉表勸進加檢校太尉仍鎮河中改京兆尹晉昌軍節度使匡贊懼漢疑已廣政十年冬十月奉表降於後主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明年春正月判官李恕語匡贊漢方建國理難萬全請先朝漢爲公申理蹄涔不容尺鯉公入蜀非全計也終必悔之匡贊卽遣恕詣漢恕見漢高祖曰匡贊家在燕薊身受契丹之命自懷憂恐

謂陛下終不能容招引西軍蓋圖苟免國家甫定務安臣民所以令臣乞哀求覲高祖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事契丹出於不幸今聞延壽落陷宰吾忍不容匡贊邪恕未還匡贊已離鎮朝漢漢命爲左驍衛上將軍已仕周歷左右羽林左龍武三統軍以戰功累遷保信軍節度使恭帝卽位加開府階宋初加檢校太師歷三鎮太祖討晉陽以爲行營前軍馬步軍都虞候弩矢貫足太祖數勞問賜以良藥改鎮鄜州太宗時封衛國公卒年五十五贈侍中匡贊喜爲詩容止閒雅接士大夫以禮後避宋太祖偏諱遂去匡名贊云

論曰孫漢韶張虔釗皆後唐忠蓋之臣兵潰來歸一則  
賜爵安樂一則忿懣喪軀成與不成命也何重建終始  
不渝石奉頤歷年罔貳其人均有足取者若侯趙反覆  
無恆因人納款要亦傾危之流也哉其得保首領以歿  
幸矣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三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四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廷益贊師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校

後蜀七

列傳

幸寅遜

章九齡

李起

陳及之

田淳

幸寅遜夔州雲安監人

一云成都人

雲安于古為湯谿唐季

湯谿有幸希元者官至上柱國即寅遜之先也寅遜生

而穎悟善屬文仕後主起家茂州錄事參軍後主初嗣位酷好擊毬馳騁雖盛暑不已左右多不敢諫明德二年寅遜上疏曰臣聞諸召公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夫心猶火也縱則自焚故文王命周公召公太公畢公輔相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太公不進曰鮑魚不登于俎豆豈可以非禮養太子哉由此觀之飲食必遵禮況起居玩好乎高祖皇帝節衣儉食惠養黎元化家爲國傳之陛下陛下宜親賢俊去壬佞視前代書傳究歷世興廢選端良之士

置於左右訪時政得失天下利病奈何博戲擊鞠妨怠政事奔車躍馬輕宗廟社稷昔陶侃藩臣猶投擲蒲子江況萬乘之主乎前蜀王氏覆車不遠矣臣又聞食君之祿懷君之憂臣雖爲外官每聞陛下賞一功誅一罪未常不振衣踴躍以爲再覩有唐貞觀之風也今復聞陛下或採戲打毬雖宮禁無事止於釋悶亦可一兩月時爲之臣慮積習生常不唯勞倦聖體復且妨于庶務諸司中覆因之淹滯其次奔蹄失馭奄有驚蹶陛下雖自輕奈宗廟社稷何後主得疏雖不能盡從亦優容不之罪也遷新都令已又拜司門郎中知制誥中書舍

人出知武信軍府加史館修撰改給事中與修前蜀書  
寅遜常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作學士矣

楊伯巖六帖補又云

孟蜀翰林夢掌中抽筆未幾遷翰林學士加工部侍郎

判吏部三銓事領簡州刺史國亡隨後主降宋授右庶

子無何上疏諫獵宋太祖嘉之召見賜帛開寶五年為

鎮國軍行軍司馬罷職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

闕未登路而卒所著有王氏開國記 卷寅遜六七十

歲時居青城山道院院有塑像黃姑者一夕見夢於寅

遜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汝故有道性

又不終在此山須出山佐理當代寅遜夢間拜請其法

則與怡神論所載畧同及寤檢其方遂日服之以至延

上壽

章九齡事後主累官右補闕慷慨好直言不避權貴廣

政中上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後主問奸佞為誰九

齡指宰相李昊知樞密使王昭遠以對後主怒以九齡

毀斥大臣謫維州錄事叅軍

李起性姪直廣政中亦官右補闕時後主加李昊領武

信節度使起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反復辨論不已

昊常謂之曰以子才苟能慎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喉

無舌乃不言耳

陳及之廣政時爲新津縣令會後主大選良家子以充後宮郡邑騷然婦女驚逸及之上疏切諫請止采擇之令後主雖不從其言頗嘉及之剴直賜白金百兩旌之田淳成都人廣政中官龍游縣令好談治亂大畧屢陳朝廷得失是時後主與周世宗交惡疊興師旅淳上疏曰伏見三年以來民頗怨嗟謂陛下求賢失道爲政不平重纂組奪女工貴雕鏤損農事法令不信賞罰無誠納諫之心微自滿假馭朽之年漸乖始卒載舟覆舟不可不懼而況北有大敵方藉支禦若失人心其何以濟臣又見頻發士卒遠戍邊庭人心動搖莫測其故家指

異議如臨湯火人且憂駭將何撫寧若夫舉動興師須明利害況關大事豈可容易必若金鼓一鳴前鋒稍節一敗一成疾如反掌願陛下先事而計無貽後患今之動靜頗涉因循臣不知所發之兵爲防邊乎爲赴敵乎若云防邊不當驟有徵發若云赴敵則須先決便宜師出無名三軍必怨三軍旣怨何以成功以我朝之甲兵擬柴氏之士馬以我朝之將領比柴氏之師帥以我朝之帑藏比柴氏之囷廩至於法律刑名聲明文物彼長此大差等不同須用權奇以謀拒捍若二國交鬪恐未十全況我天府之邦用武之地一夫守隘萬旅無前假



使柴師由於野戰攻城奪壘利在平川儻入隘途如無  
 手足願陛下以短兵自固扼塞要衝分布腹心把斷細  
 徑精加號令老彼敵師縱柴氏親來未敢便謀深入以  
 日繼月以月繼年敵勢自羸我師彌銳不折一戟不失  
 一卒而柴氏自疲信所謂彼竭我盈以逸待困此為上  
 計符合天機未幾後主鑄鐵錢又分遣使者徵諸路歷  
 年逋課淳復言擾民聚財實犯天意而損君道語多剴  
 摯又常言王昭遠伊審徵韓保貞不可當大任皆為朝  
 臣所深恨或勸以遜辭取貴仕淳曰大丈夫寧能附狗  
 鼠求進哉其侃直多此類

李燾續通鑑淳每謂所親曰吾觀僭偽改紫綬為黃服何

如稱成都尹無滅族之禍

論曰幸寅遜明德一疏兢兢乎得防微杜漸之意焉章  
 李直言陳田讜議皆廣政之諍臣也路氏九國志畧及  
 之與淳章疏棄而不錄君子以為有遺憾焉

張元

范文通

程崇雅

張元江原縣人母死負土成墳有白兔馴繞其廬及羣  
 鳥銜土置墳上縣令異之奏其事於朝明德二年後主  
 賜金帛酒米以旌其孝仍付史館編錄

范文通父義官西水縣令義死文通居喪以孝聞有盜  
 發義冢羣虎逐之時文通廬墓側虎見之弭耳而去廣

政時賜羊酒束帛於其家時有太子賓客李鄴年七十享祖考必親滌器謂非此無

以達追慕之誠

程崇雅蓬州人父疾劇崇雅常割股啗父已又冬月母疾崇雅泣竹林得竹筍以療母人皆稱爲孝子後主聞之廣政二十年敕有司表其閭

孫欽

王環

趙崇溥

高彥儔

孫欽幽州安次人爲人果幹多權畧事高祖及後主歷官左奉聖都指揮使廣政中郭延鈞判武德軍與監押王承丕不相協承丕陰謀作亂會欽以部兵戍邊過辭承丕承丕挾與俱見延鈞至則稱詔命左右擊殺延鈞

屠其家欽遽請出詔紙示衆承丕輒言我能致公富貴何問詔書爲欽知其反也因給曰今內外未安我當以部兵爲公巡察卽麾鞭躍馬而出承丕連呼之不至欽至營諭其部曲曰承丕不道枉殺府公非反而何當與衆共誅之遂帥兵入府攻承丕承丕左右欲拒戰欽直前叱之皆棄兵走執承丕斬於階下并其親黨傳首成都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高祖爲御者及高祖建國使典衛兵廣政初秦鳳階成皆屬後主後主益置威武軍於鳳州以環爲威武節度使未幾周世宗遣王景

向訓等侵秦鳳數爲環所敗周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  
吾欲一天下以爲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  
而還吾有慚焉乃決意來攻周兵糧道頗艱時後主命  
李廷珪爲都統廷珪遣王巒將兵五千出唐倉抵黃花  
谷以爭糧道王景先知之命排陳使張建雄以兵二千  
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卒千人出巒後爲三伏於唐倉  
以待巒兵之歸巒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唐倉伏發  
盡燼焉巒被執由是別兵守諸城堡者皆潰而秦州與  
成階二州相繼降周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爲周所陷  
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而

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  
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周師征淮卽以環佐  
侯章爲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及再征淮使環將水卒  
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忽忽不自得居周軍中未常有  
戰功已而南唐將許文績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爲  
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無何世宗至淮  
南又以環從遇疾卒於泗州

趙崇溥史失其世系廣政中爲威武軍都監時周將王  
景等連營圍鳳州而韓通復分兵城固鎮以絕西川援  
兵未幾城陷節度使王環旣被執而崇溥及將士五千

盡爲周兵所鹵崇溥堅不肯降餓數日而死

高彥儔太原人也父暉宣威軍使彥儔從高祖來蜀歷軍校爲昭武軍監押後主嗣位遷卬州刺史改馬步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陷安都砦彥儔以所部先進漢人燒砦毀閣避去彥儔盡銳追之復其砦而還未幾彥儔領趙州刺史俄爲奉鑾肅衛都指揮副使改右驍銳馬軍都指揮使加匡聖馬軍都指揮使真拜武定軍節度使周顯德初王景向訓攻鳳州後主令彥儔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觀察判官趙此閉關不納以城歸周彥儔遁歸成都後主不之罪以爲右奉鑾肅

衛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廣政二十二年出授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院事昭武軍節度使及宋師至夔州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宜堅壁待之爲上策守謙不從其言獨領部下兵出戰宋將劉光義曹彬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猪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城光義率大軍繼至彥儔以所部將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彥儔惶駭失次不知計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人主不忍殺我我亦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

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  
死耳卽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  
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灰燼中以禮葬之。九國志  
云王師壞門入彥儔挺劍拒之殺十餘人乃焚死  
論曰孫欽果毅而善謀倉卒討亂社稷之功臣也王環  
雖不死節堅守孤城力屈就縛亦五季之表表者乎王  
崇溥餓死高彥儔自焚孟氏傳國當首推二人爲忠烈  
焉後主母常言緩急惟彥儔可任太后誠知人哉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四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五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廷益贊師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校

後蜀八

列傳

趙崇韜

韓保貞

李廷珪

伊審徵

龍景昭

趙崇韜宋王廷隱子也少驍果有父風後主初嗣位常  
自置殿直四番取將家暨死事孤子充之乃命崇韜及

李繼宏趙元振張繼昭侯令欽分爲都知領焉後累遷至客省使周世宗陷秦鳳將深入蜀境爲崇韜拒退歷左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廣政末選其子文亮尚公主加崇韜領武定軍節度山南武定緣邊諸砦都指揮副使漢源之戰獨策馬先登及軍敗猶手擊殺十數人爲宋師所擒

韓保貞字永吉潞州長子人父昭運從高祖入西川及高祖稱大號署珍州刺史保貞初事高祖爲押牙及登極以爲豐德庫使兼廣義庫使後主嗣立累遷眉州刺史樞密副使已復爲漢州刺史拜宣徽北院使後主爲

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充後宮保貞切諫後主大悟卽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未幾鳳翔侯益歸欵命保貞充北路行營都監以圖岐陽時晉昌節度使趙匡贊亦謀來歸爲王景崇所逼棄城東奔會大將李廷珪師敗於子午谷保貞兵次陳倉與張虔釗龐福誠謀議不協由是益亦中變保貞遂還成都俄爲雄武軍節度使領兵出新關至隴州漢兵固守保貞無功而還復屯雄武廣政十四年赴成都有親吏楊虔範者訟保貞不法後主令斬虔範以謝保貞釋不問無何改寧江軍節度使李昊讓虔支詔以保貞代之已又加宣徽南院使山

南節度左衛聖步軍節度指揮使遷奉鑾肅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又遷其子崇遂尚公主未幾荆南高繼沖納土于宋後主聞之詔保貞爲峽路都指揮制置使屯夔州以經畫邊事遷檢校太尉兼侍中已而聞宋舉兵以保貞爲山南節度興元武定緣表諸砦屯駐都指揮使及王全斌至保貞棄興元保西縣宋師進圍之保貞懼不敢出遣人依山背城結陳以自固爲宋將史延德所破獨以麾下遜延德追擒之送王全斌驛置汴京宋太祖召升殿勞問賜袍笏金帶茵褥鞍勒馬仍賜甲第未及命官而卒贈右千牛衛上將軍

李廷珪太原人也七歲隸高祖帳下後從入成都高祖建國補軍職後主時累遷奉鑾肅衛都虞候賞拔階州之功領眉州刺史會圖取鳳翔令廷珪領兵二萬出子午谷赴援始出谷聞趙匡贊爲王景崇所逼遂退軍已而遇景崇軍廷珪師敗績後主以廷珪權知興元俄召歸授捧聖控鶴都指揮使領蜀州刺史未幾拜永平軍節度使改右匡聖都指揮使領山南西道節度使已又改保寧軍節度使護聖控鶴都指揮使周師攻秦州廷珪充北路行營都統秦成階三州竟爲周所取廷珪奉章待罪後主釋不問仍以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軍都

指揮使廣政十七年分衛聖匡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寧節度使呂彥珂等爲之使並隸廷珪總領之時論以廷珪不能救援階州不當復總兵柄廷珪亦自陳求解許之俄加兼侍中充成都巡檢使改武信軍節度使領本鎮及保寧軍都巡檢使宋王全斌之下劍門也後主遣廷珪與太子元喆將兵以拒宋師至綿漢與全斌遇狼狽而還元喆與廷珪謀所經州縣盡焚其儲蓄及全斌等入成都行營都監王仁贍按籍詰所在軍須廷珪懼以告馬軍都監康延澤延澤曰王公志在聲色苟得其所欲則置而不問矣廷珪素儉約不畜伎樂遂求

於姻戚家得女伎四人復假貸金帛有數百萬以遺仁贍由是獲免歸宋爲右千牛衛上將軍乾德五年卒先是廷珪及王昭遠韓保貞川中各有田宅後主降宋後奉表上獻宋太祖詔賜錢三百萬以償其直

伊審徵字申圖太原人父延瓌隨高祖入成都尚崇華公主審徵幼以孝聞母病割股肉啖之以父任歷蜀州刺史雲安權監使廣政十四年高延昭求解機務急召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久之秦鳳興師命檢校城砦俄領武泰軍節度使後主選其子崇度尚公主又改寧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領宣徽南院使與王昭遠俱掌機



務審徵故公主所出少與後主相親狎至是事無大小一以咨之常自以康濟經畧爲己任及宋師入境審徵首奉降表諸軍前時人多竊笑焉無何宋太祖授以靜難軍節度使乾德六年移鎮延安開寶末改右屯衛上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判右金吾衛仗雍熙五年卒

龍景昭夔州奉節人少有武勇事後主爲義軍裨校以功遷戰權都將久之擢施州刺史廣政末宋師大至分兵由峽路入將壓境景昭率官吏以牛酒犒師迎入城宋太祖聞之甚悅景昭朝汴京卽授永州刺史秩滿改右千牛衛將軍開寶三年卒後主降宋時右羽林將軍

龍處塘等四人隨行卒於道宋太祖憫之以其男補供奉官殿直處塘卽景昭弟

趙玘

高諷

羅濟

孫降衷

李稠

李遵懿

曹光寶

趙玘澶州人家富於財晉天福中以納粟助邊用補集賢小史調濮州司戶叅軍刺史白重進以其年少欲試以事因以滯獄授之玘爲平決悉能中哩重進移刺號成二州連辟爲從事會契丹構難雄武節度使何重建來獻地廣政中後主命韓繼勳領雄武軍節鎮而成州則其支郡也因署玘秦成階等州觀察判官周將王景

等侵秦鳳繼勳師敗棄秦州奔還成都是時高彥儔援兵方潰歸秦州玘閉門不納輒召官屬諭之曰今中朝兵甲無敵於天下自用師西征戰無不勝蜀中所遣將皆武勇者卒皆驍銳者然殺戮逃遁之外幾無子遺我輩安忍坐受其禍去危就安當在今日衆皆俯首聽命玘遂舉城降周周世宗欲命以藩鎮宰相范質不可乃授邛州刺史歷汝密澤三州刺史周亡復降宋爲宗正卿乾德初出爲秦州刺史二年改左監門衛大將軍判三司玘狂躁婢直後以詆趙普販木規利王溥等奏玘誣罔大臣宋太祖大怒命武士搥之黜爲汝州牙校太

平興國三年卒年五十八

高諷者自云太尉駢之後前蜀時卽羈旅兩川性多忤物每求官不遂輒徧告人曰何不還我羅城來羅城故駢所築也後歷仕高祖後主爲顯官廣政末隨後主降宋除太府卿

羅濟華陽人事後主歷官寧江軍都巡檢判官宋師陷夔州夔帥高彥儔以符印授濟而死濟降宋累遷太常丞子處約有才思常作黃老先六經論人多重之

孫降衷眉山人博學慷慨有識量廣政時以事至洛陽見宋太祖於未遇之時知其非常人傾心事之及後主

降宋宋太祖召見降衷授眉州賜田遣歸市書萬

卷而還

李稠京兆人仕高祖後主為

孫建中入宋舉

太平興國中進士甲科

李遵懿廣政時為朝官舉止多有婦態及降宋宋太祖

曰遵懿乃有此態邪命以瓊頭箭射之正中其腹遵懿

不為之動太祖曰外柔內勁授以供奉官已而握兵江

淮人號之曰鐵漢

又昭武軍都監李奉虔會嘉陵江溢出浸城奉虔置堰洩水城池克完或以謂即遵懿族人

以謂即遵懿族人

曾光實雅州百丈人父疇事後主為靜南軍使光實嗣

職遷永平軍節度管內捕盜遊奕使宋將王全斌既入

西川俄而盜賊蠭起彝人張忠樂者常羣行攻劫且憾

光實殺其徒黨中夜奄至環其居鼓譟並進光實負母

揮戈突圍以出賊殺光實族三百口又發塚墓遂據雅

州光實詣全斌具以事白誓雪冤憤圖雅州地形要等

兼陳攻取之策全斌壯其志令率兵先導果克城獲忠

樂而甘心焉宋授光實知黎雅二州都巡檢使累擢銀

夏綏麟府豐宥州都巡檢使久之為李繼遷所害年五

十五

全師雄

上官進

全師雄成都人也廣政末官文州刺史兩川旣爲宋滅  
宋帥王全斌不恤軍務晝夜酣飲且部曲漁奪無厭蜀  
人不堪其苦會宋太祖檄蜀兵赴汴詔優給廩食全斌  
不卽奉命蜀兵含憤而行道過綿州遂劫屬邑作亂衆  
至十餘萬號興國軍得師雄推以爲帥師雄乃率兵攻  
彭州據之自稱興國大王分守要害兩川民爭應師雄  
日絡繹不絕全斌方出戰爲師雄所敗退保成都於是  
師雄勢益張分扼綿漢間緣江置砦爲持久計而卬蜀  
等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稍稍舉兵應之兩川復亂時  
宋乾德三年三月也未幾宋太祖命客省使丁德裕領

兵致討復以康延澤爲東川七州招安使而師雄是時  
方屯新繁劉光義曹彬等已麾兵進擊已又走灌口全  
斌復逆破其軍師雄遂走金堂病死師雄自起兵至走  
死日凡九月有奇兩川復平

上官進梓州人故後主軍校也國亡嘯聚亡命三千人  
劫村民夜攻梓州城是時宋臣馮贛知州事謂衆曰進  
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筆梃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  
待旦自潰矣贛坐城樓密令促更籌未夜分遽擊五鼓  
進部下兵驚遁遂爲贛所擒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五終



韋毅少有文藻夢中得軟羅纈巾由是才思益進仕高

祖父子累遷監察御史已又陞部尚書毅常輯唐人

詩千首為才調集十卷其書盛行當世毅才調集序曰余少博羣言常

取得志雖秋螢之照不遠而雕蟲之見自佳古人云自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也又安可受誚於愚鹵取譏於

書厨者哉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大海混茫風流挺特遂採撫奧妙并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錄各有編

次或閒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鬪美但貴自樂所好豈敢垂諸後昆今纂諸家歌

詩共一千首每一百首或卷分之為十日曰才調集庶幾來者不謂多言他代有人無嗤薄鑿云爾

歐陽炯蜀人事高祖後主歷官武德軍判官翰林學士

中書舍人炯善文章尤工詩辭唐張素卿常繪十二真

人像世稱其妙安思謙得素卿本乃於明慶節上獻後

主命炯為之贊裝潢成帙其見重多此類也炯著有武

信軍衙記花間集序傳世序曰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迴

巧裁花剪葉奪春艷以爭鮮是以唱雲謠則金母詞清

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

青雲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堤之句樂府相傳芙蓉

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競

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遮葉

葉之花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

絕之辭用助嬌燒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

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之濱家  
家之香徑春風寧尋越艷處處之紅樓夜月自鎖常娥  
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代温飛  
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卿趙崇  
祚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  
功廣會衆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  
分爲十卷以爛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爲序引乃命曰  
花間集將使西園英哲川資羽蓋之歡南國嬋娟休唱  
蓮舟之引文故廣政三年作也又小辭十七章人亦時  
時稱道之漁父歌尤爲辭家所倡和

漁父詞云擺脫塵機上釣船免教榮

辱有流年無繫絆沒愁煎須信船中有散仙風淡寒溪照  
照瞻明小君山上玉蟾生荷露蓬翠煙輕撥刺遊魚幾  
箇驚

顧夔



人前蜀通正時以小臣給事內庭會禿鷲鳥

翔摩訶池上夔作詩刺之禍幾不測久之擢刺史已而  
復仕高祖累官至太尉夔善小辭有醉公子曲爲一時  
艷稱尤善恢諧常於前蜀時見隸武秩者多拳勇之夫  
戲造武舉謀以譏之人以爲滑稽云

謀曰大順年侍郎李吒叱下進士及

第三十餘人姜癩子張打胸李嗑咀李破肋李吉了樊  
忽雷王號馳郝牛矢陳波斯羅蠻子等試亡命山澤賦  
到處不生草詩○太尉醉公子曲有二闕其一闕道本  
事者云岸柳垂金線雨晴鶯百轉家住綠楊邊往來多  
少年馬嘶遠高樓簾半捲歛袖翠蛾攢相逢爾許難其  
一似秋閨并錄於此漠漠秋雲淡紅藕香侵檻枕倚小

山屏金鋪向晚局睡起橫波慢獨望  
情何限衰柳數聲蟬魂銷似去年

令狐嶠仕高祖父子官至秘書監工吟咏兼擅敏才口

占詩句多所譎諛好事者時傳其詩嶠一日遇明慶節散後贈左右兩街

命服僧元詩曰却羨僧門與道門無年今日紫衣新可憐州縣祗評事盡向荷衣老却身

同瓚初事高祖為行軍司馬後累加僕射亦以譎詞著

名常有詠乘煙觀蔣鍊師詩蔣狀貌甚偉不類婦人瓚

詩頰嘲之一時絕倒詩曰怪得盤跚不上昇白雲蹋統紫雲崩龍腰鳳背猶嫌軟須問麻姑借大鵬

何中正字坦然成都華陽人明德中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中正精於字學凡古文篆隸行草諸書

無所不工常與宰相母昭裔書文選等書行世國亡歸宋補曹州錄事參軍汜水令又為潞州錄事參軍太宗時常獻八體書召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詳定篇韻歷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問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為一卷以獻太宗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也時又命中正與吳鉉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加太常博士書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時累遷屯田郎中常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金紫時

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



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卒年七十四  
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進士及第

孫逢吉成都人廣政時累官國子毛詩博士校定石經  
分刻蜀中逢吉與句中正之功為多

鹿虔展一作虔展不知何地人歷官至檢校太尉與歐陽炯

韓琮閻選毛文錫等俱以工小詞供奉後主時人忘之

者號曰五鬼虔展思越人辭有雙帶繡窠盤錦薦淚侵

花暗香消之句辭家推為絕唱思越人全闕翠屏欹銀

帶繡窠盤錦薦淚侵花暗香消珊瑚枕膩鴉鬟亂

玉纖慵整雲散若是適來新夢見離腸爭不干斷

閻選故布衣也酷善小詞有臨江仙詞云晝簾深壓香  
霧冷風殘又云猿啼明月照空灘時人目為閻處士臨江

仙全闕云十二高峯天外寒竹梢輕拂仙壇寶衣行雨  
在雲端晝簾深殿香霧冷風殘欲問楚王何處去翠屏  
猶掩金鸞猿啼明月照空灘孤舟行客驚夢亦艱難

趙元拱有良史才廣政時授職方員外郎會宰相李昊

監修國史請置史官後主乃以元拱為修撰未幾修前

蜀書復命元拱等董其事國亡降宋除虞部員外郎元

拱所纂輯有唐諫諍集十卷

王中孚仕後主為成都主簿雅有才識長於史學李昊

監修國史中孚時與雙流令崔崇構為直館已而修前

蜀書復與事焉

文谷成都溫江人漢文翁之裔有龜年者唐乾符中明  
經及第任彰明令谷卽其孫也谷篤學博聞以詞章顯  
於世事後主歷官員外郎侍御史山南道節度判官廣  
政未隨王昭遠巡邊至文州見唐都虞候文和之墓谷  
用昭遠命作文厚瘞之人皆以爲有隱德焉谷所撰備  
忘小抄十卷雜鈔子史一千餘事以備遺忘世多傳寫  
之先是谷常詣中書舍人劉光祚會有青城道士劉雲  
雲昇宮容沈默者繼至光祚出桃核盃視之盃闊尺餘  
文采燦然蓋蟠桃實也光祚爲言少時遊華嶽逢道士  
以此核取瀑泉盥漱卒以半片見授卽斯爲矣一云得  
于陳搏

已而雲出一白石云於麻姑洞石穴得之形絕類雞子  
有紋如畫乃二童子持節引仙人眉目毛髮冠履衣被  
纖悉具足默亦出石闊一寸五分長二寸五分上隱出  
盤龍鱗角爪鬣無不周備云得於巫峽山間谷一日盡  
觀奇物亦一異也谷兄弟五人一居漢州一居梓州一  
居綿州一居邛州一居溫江再傳曰大章官至宋國子  
祭酒

楊九齡蜀人擅雋才撰蜀桂堂編事二十卷中紀廣政  
舉試事載詩賦策題及知貢舉登科人姓氏且言科舉  
起於隋開皇或以爲自唐太宗始者非也又撰要錄十

卷亦爲士林所稱道

何光遠字輝夫東海人也好學嗜古廣政初官普州軍  
事判官撰聶公真龕記又常著鑑誠錄十卷纂輯唐以  
來君臣事蹟可爲世法者又有廣政雜錄三卷皆行於  
世

韓保昇潞州長子人太尉保貞弟也廣政時積官至翰  
林學士博洽無所不窺尤詳於名物之學後主命保昇  
取唐本草參校增註爲圖經二十卷後主自爲製序謂  
之蜀本草

蒲虔軌蜀人也著易軌若干卷不知所終

張立雅善吟詠性樸直無忌諱後主常於羅城上編植

芙蓉每至秋間四十里盡鋪錦繡高下相照立作詩以

幽風七月爲刺

詩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  
維雖粧蜀國三秋色難入幽風七月詩

及廣政末朝政已亂立又作詩規諷

詩曰去年今日到  
成都城上芙蓉錦

繡舒今日重來舊遊  
處此花憔悴不如初國人稱爲詩諫

黃筌

子居寶居案居寶

阮知誨

張玫

蒲師訓

高從遇

姜道隱

李文才

石恪

徐德昌

景煥

夏侯延祐

趙忠義

杜敬安

黃筌字要叔成都人也以善畫早得名年十七事前蜀

後主為待詔前蜀後主常詔筌內殿觀吳道元鍾馗繪  
 本謂筌曰道元畫鍾馗以右手第二指抉鬼目不若以  
 拇指為有力令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本別以拇指  
 改進前蜀後主怪其不如旨筌對曰道元所畫眼色意  
 思俱在第二指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前蜀後主  
 悟乃喜及廣政時加檢校少府監賜金紫累遷如京副  
 使會南唐賜後主六鶴遂命筌寫六鶴於便坐之壁一  
日 啖天二日警天三日啄苔四  
日 舞風五日疏翎六日顧步 名曰六鶴殿 又曰都之西  
畫 雙鶴花竹怪石 樓樓有堂筌  
眾 謂之雙鶴廳 由是豪貴請為圖軸者接踵時諺云  
 黃筌畫鶴薛稷減價常繪野雉於八卦殿有五坊使呈

鷹殿下鷹見雉掣臂數四後主令翰林學士歐陽炯作  
 文記之又寫白兔於練素後主常懸於坐側國亡入宋  
 與江南布衣徐熙同隸圖畫院宋秘閣所藏每以李贊  
 華千角鹿筌白兔為上品云筌花竹師滕昌祐鳥雀師  
 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遇而筆意豪贍脫  
 去格律過諸人為多先是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  
 意畫奔湍巨浪盡水之變筌與同郡孫知微皆得其遺  
 法知微初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  
 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  
 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淘淘欲崩屋也筌亦

以爲不及筌子五人以畫名者居寶居案居實弟惟亮亦能畫

居寶字辭玉筌次子也與父同事後主爲待詔後累遷水部員外郎入宋隸翰林圖畫院居寶工畫花鳥松石兼善八分書年未四十而卒先是道士張素卿曾於青城山丈人畫五嶽四瀆真形并十二溪女數壁後主數遣居寶父筌手摸之終不相類後有持素卿八仙真形圖獻者後主歎曰非神仙之能無以爲神仙之質乃命居寶以八分書題之

居案字伯鸞筌季子也工畫花竹翎毛事後主爲翰林待詔與筌同被恩寵圖畫殿庭牆壁宮闈屏障不可勝紀廣政十五年後主命往葛仙山回至彭州棲真南軒繪水石一堵自未越酉而畢觀者歎其敏妙又常奉後主命與筌同畫秋山圖以答江南信幣學士徐光溥作秋山圖歌以美之國亡隨後主入宋宋太祖習其名累授朝請大夫寺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太宗更加眷遇屬居案搜訪名畫詮定品目一時皆爲斂手居案狀太湖石尤過於父

居實不知筌第幾子有會禽圖一卷傳世

阮知誨

一作阮知悔圖畫見問誌又作阮知晦

成都人善繪事兼長寫貌

前蜀時寫先主真稱首出乾德中寫後主像於大聖慈寺高祖明德初復寫帝像於三學院及繪皇后王清公主二像於內庭知誦事兩朝多畫皇姑貴戚影像累授翰林待詔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子惟德有父風事後主爲翰林待詔尤善狀宮闈禁苑帝戚富貴之事有宮中賞春公子夜宴按舞熨帛等圖

張玫亦成都人玫父故授翰林寫貌待詔賜緋玫超父之藝尤精寫貌高祖明德元年於大聖慈寺三學院置真堂招集畫士玫曾於東川傳董璋真高祖惡之乃命

所知畫肖已貌而文武臣僚之像玫筆居多焉授翰林祇候賜紫金魚袋玫著古君臣象三卷有長門醉客按樂擣衣諸圖

蒲師訓蜀人也初師房從真繪人物鬼神蕃馬常攜繪本詣從真從真拊膺曰子所得非吾所授高祖改元興修諸廟命師訓畫江瀆廟諸葛廟及高祖晏駕繪陵廟鬼神蕃漢人物旗幟兵仗車馬禮服縱橫浩瀚莫不周至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養子延昌與師訓同時爲待詔工畫佛道鬼神尤精師子

高從遇成都人道興子也事高祖父子爲翰林待詔常

於宮中大安樓下繪天王對佛圖甚奇偉子文進工畫  
佛道深得曹吳之筆國亡入宋宋太宗時在潛邸文進  
往依焉後授翰林待詔未幾修相國寺命文進倣高益  
舊本畫西廡變相及太一宮壽寧宮啓聖院開寶塔下  
諸畫壁率皆稱旨畫院諸臣多宗之

姜道隱居綿竹山中不事談論不與人往還及冠帶跪  
揖謂之搔頭人皆指曰野人道隱因以野人自名生平  
研究莊老家言而性好圖龍興至卽畫百尺之狀縱意  
揮毫稍稍不愜意輒抹之不啻千餘軀已而雲氣磅礴  
勢若蜿蜒遂擲筆撫掌自爲怡逸其適意有如此宰相

李昊常稱其爲人所著筆訣三卷傳於世

李文才華陽人也工畫松石尤善寫貌事後主爲翰林

待詔

一云後主授以司議

廣政中荆南文獻王遣使請文才寫義

興門內雙石筍旣畢并徵其故實焉

圖畫見聞誌云文才又常寫蜀主并

名臣真像於大慈寺

石恪字子惠成都人也善滑稽有口辨工畫道釋人物  
始師張南本後筆畫縱逸不專規矩尤喜繪詭形殊狀  
以譎怪見奇國亡入宋常被旨圖相國寺壁授以畫院  
之職不就固請還蜀許之有唐諸賢象及五丁開山巨  
靈劈太華新流新羅角力等圖傳世

徐德昌成都人廣政時爲翰林祇候工寫人物士女墨彩輕媚爲時所稱

景煥一名朴成都人也自稱匡山處士素善畫工文章與翰林學士歐陽炯爲忘形交一日聯騎遊應天寺先是唐僖宗幸蜀扈從畫士孫位常於寺門左壁繪天王及部從鬼神形製詭異世莫與比至是煥遂揮筆畫右壁天王以對之炯歎重其能輒爲長歌數百言不移刻而就繼有草書僧夢歸一作夢龜後至因請書於廊壁書畫歌行都稱神妙成都人號爲應天三絕煥尤好畫龍有野人閒話五卷中間一篇頗敘畫龍之事焦氏類林云煥卜築玉壘

山下常造墨五十團印文日香壁陰篆日副墨子

夏侯延祐蜀人工畫花竹翎毛師黃筌得其要領廣政時充翰林待詔歸宋爲圖院藝學

趙忠義長安人父元德天復中入蜀雅善繪鬼神山水忠義廣政時爲翰林待詔後主常令畫關將軍起玉泉寺閣垂昂疊棋向背無失命匠氏較之無一差者其精妙如此

杜敬安觀龜子也事後主爲翰林待詔善繪事以傅彩見長成都大慈寺多存其遺蹟

論曰予閱景煥所作書中言蜀主好事故藝能之士精



書畫者衆矣若沙門曇城曉巒工於書工部員外郎昭  
嘏倣韓擇木八分書黃少監筌師邊鸞雀竹處士滕昌  
祐梁廣化野人姜道隱本張藻松石李司議文才繼閣  
立本寫真書畫八人皆妙絕當代今取其可徵者及畫  
譜所記諸人稍次於篇而事軼與前蜀已載者則不槩  
見云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六終

十國春秋卷第五十七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門人姚廷益贊師氏閱

昭文周昂少霞重刊校

後蜀十

列傳

周仲明

胡繼

虞洮

周仲明未詳其世系居成都以術數擅名明德元年高  
祖病且危司空趙季良召仲明問高祖壽幾何仲明日  
帝合爲真王食蜀中二十年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

曰可爲金滕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爲季良又問國  
祚修短仲明日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後其言皆  
驗  
胡韞精天官之學明德初除司天少監三年會熒惑犯  
積尸後主以積尸蜀分也懼欲讓之召韞問焉韞對曰  
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一次鶉首秦分  
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多在秦  
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  
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  
皆無事後主乃止

虞洮蜀人習靈素家言有名高祖鎮西川時董璋久患  
渴疾遣押牙李彥來求醫高祖命洮往洮旣至梓州璋  
曰璋之所患經百醫而無微瘥何也洮曰公之疾非惟  
渴漿而實渴士得士則不藥愈矣璋大悅時璋有據東  
川之志故洮陽以言誂之而璋不悟也洮又曰洮聞天  
有六氣降爲六淫淫生六疾害於六腑者陰陽風雨晦  
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入腹感心也是以六  
腑隨焉故心爲離宮腎爲水藏晦明勞瘁百疾生焉大  
都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  
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

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公今日有萬思  
時有萬幾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璋  
稱善遣之歸

楊千度

楊千度本優也善戲猴於闐闐中常飽養十餘頭習人  
言語一日內廐獼猴維絕走殿上閣後主令人射之不  
中乃命千度執之千度謝恩訖猴十餘頭皆向殿上叉  
手拜揖後主大悅賜千度緋衫錢帛收入教坊有內臣  
問獼猴何以能人言語對曰猴乃獸實不解人言千度  
時時餌以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內臣深訝其說有

好事者祖其意多以靈砂餌鸚鵡犬鼠等以教之

梁守珍

梁守珍後主時宦官也廣政中每值臘月內官各獻羅  
體圈金花樹子以極璀璨之盛守珍欲得後主心乃採  
忘憂花縷金於花上號曰獨立僊衆皆以爲不及

安思謙

王昭遠

趙彥韜

安思謙初事高祖爲茶酒庫使後主踐阼與張公鐸等  
譖殺李仁罕由是稍稍進用未幾擢山南西道節度使  
廣政中復從與誅張業於都堂已又謀盡去舊將欲代  
趙廷隱之位因密告廷隱謀反以李廷珪力救事得解

俄將兵救鳳翔師久無功請先運糧以爲後圖後主雖發興州米饋之心始疑思謙矣謂左右曰觀思謙安肯爲朕進取頃之思謙待罪鳳州後主釋不問已而歸成都領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使思謙自是漸慚懼不安會宮門戒嚴思謙以爲將圖己也發言不遜且典宿衛兵復多所誅戮以示威福是時有衛士以壯年而爲思謙所斥者後主命仍留隸籍思謙坐以他罪殺之後主積不能平而思謙子展嗣裔等皆倚藉父威恣橫國中思謙入朝遂命力士撲殺之并誅其子時十七年春二月也

王昭遠成都人幼孤貧年十三依東郭僧智誣爲童子高祖鎮西川飯僧於府署昭遠持巾履從智誣入高祖愛其惠同黠時後主方就學卽留昭遠給事左右頗見

親狎後主嗣皇帝位以爲捲簾使稍遷茶酒庫使廣政十一年樞密使王處回勒歸私第後主以樞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機務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加領眉州刺史出爲永平軍節度使不數月昭武李繼勳以口疾不能視事議以閒地處之昭遠遽以永平讓繼勳歲餘授寧江軍節度使李太后常從容言昭遠不可用後主不從未幾兼領山

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及入謝求解通奏職遂以左  
街使張仁貴爲副使知樞密以代之昭遠好讀兵書頗  
以方畧自許先是後主欲通使於宋昭遠固爭以爲不  
可會判官張廷偉說昭遠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黃  
花子午谷出兵應之昭遠然其言勸後主潛約北漢以  
撓宋及宋師入境昭遠與趙崇韜帥兵拒戰始發成都  
後主命左僕射李昊等餞郊外昭遠酒酣攘臂曰吾是  
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  
掌比行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意氣揚揚自方諸葛亮  
將至漢源聞劍門已破遂股慄色戰發言失次崇韜布

陳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俄崇韜敗乃免胄棄甲走  
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曰運  
去英雄不自由俄爲追騎所執送汴京宋太祖詰之曰  
爾何誘昶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本國耳  
太祖釋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初昭遠巡邊至文州見  
古冢有屍如生乃大中年文州步軍都虞候文和墓也  
昭遠命重葬之夜夢和謂曰我已爲太乙真人侍者子  
當有兵刀之厄旣葬我可以免禍至是遂驗昭遠開寶  
中卒

趙彥韜興州順政人爲本州義興軍裨校廣政末後主

遣與興國軍討擊使孫遇及楊綱爲謀於宋及至汴彥  
韜潛取後主與北漢蠟丸帛書以告因言兩川可取之  
狀宋太祖并赦遇綱舉兵西入且以彥韜爲嚮導未幾  
陷興州卽以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又遷本州刺  
史移澧州性兇率所爲多不法部民有訴被盜劫財物  
鞫之不實彥韜手殺之採取心肝民家詣汴訴冤宋太  
祖大怒杖配蔡州

論曰思謙忌功傾軋繼以跋扈其凶終宜也昭遠人非  
臥龍妄誕諸葛漢源之敗出涕沱若殆易所云負且乘  
者乎彥韜輸情敵國召寇桑梓二心之罪要不可追矣

僧曉微

僧可朋

僧仁顯

僧曇城

僧曉巒

僧曉微有道行結廬隆州之地明德元年立碑寶林院  
西

僧可朋丹稜人能詩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或作詩酬  
之遂自號曰醉髡少與盧延讓方干爲詩友來蜀與歐  
陽炯相善炯比之孟郊賈島力薦於後主後主賜錢帛  
有加等是夏炯與同僚納涼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  
方歡飲自若寺外有畊者曝背烈日中耘田擊鼓罷做  
不休可朋在坐乃作耘田鼓詩獻炯曰農舍田頭鼓王

十國春秋 卷五十七 六  
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爲鼓一何樂兮一何苦上有烈日  
下有焦土願我天公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饑  
不寒上下一般言雖淺近而極於理爛遽命衆賓撤飲  
可明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其題洞庭湖云水涵天影  
闊山拔地形高又有詩云虹收千嶂雨潮弄半江天皆  
佳句也  
僧仁顯博雅工文章居荷澤院爲僧勤於著述廣政中  
撰華易記中辨關羽墓在草場廟在荷聖寺前人缺誤  
多是正焉

僧曇城申天師高弟也幼精六書常學李陽冰篆法遂

臻其妙

僧曉繼爲夢龜弟子攻草書得張旭筆意與曇城一  
時並稱

杜仁傑

楊僊公

黃萬戶

申天師

馬僊

彭曉

丁元和

韋昉

屈突無爲

杜仁傑善導氣烹煉之術高祖鎮西川時仁傑來蜀留  
詩至真觀壁間詩曰坤所載乾所燾象與形孰朕兆緯  
五行環二曜流而川何浩浩四溟晏九河導峙而山亦  
多號神有嶽山有嶠粵天壇極道妙巉孤撐未易到日

出沒見遺照偃東西絕海微倏光怪來熠燿大龍燭細  
螢燭不恆出赴感召笙嘹亮鶴窈窕羽人路屯其要青  
螺堆玉簪峭左叅井右丹竈揭青虛不二竅昔王人往  
昭告始軒轅未徽廟接柴望咸親燎莽刦灰起天燒摧  
棟宇失朱纒羣鹿豕雜蓬籊予何爲一來弔不勝廢乃  
大造聖之作賢者紹矧元元語秘奧探逾遠理益耀微  
是理萬有耗文雖徑實非剽庶今來永爲詔

楊僊公淄齊間道士也世莫知其年壽時或有白頭翁  
往往言自見時見之常就鍛工家假鐵椎自擊其頭又  
令人奮力舂之了無所損間入山與虎豹戲以手狎之

皆馴服而去高祖改元前一歲僊公來蜀居峨眉山下後  
不知所終

黃萬戶少爲高唐觀道士學六丁法於道士張君常投  
一鐵鞭療疾輒驗時戎州刺史文思輅亦有幻術能剪  
楮爲魚投盆內如生已而收萬戶鐵鞭歸去道由涪州  
鞭忽亡歸萬戶高祖召入宮以諸皇子示之萬戶乃指  
後主爲太子高祖大奇之萬戶又能投符化鐵而食其  
他術皆類此

中天師者唐元宗之裔也修道青城山有奇驗廣政末  
後主頗耽情苑囿奇花異卉盛極一時天師輒進紅梔



子種兩粒其花班紅六出香氣襲人後主甚愛重之令  
圖寫於團扇繡於衣服或以絹索鷺毛做作首飾號曰  
紅梳子花詔賜天師束帛天師隨手散盡竟不知其所  
之天師著有怡神論若干卷 又服氣要 一云名迅

馮僊果州人父勝為 將軍勝子修煉於岳門山一

日辭父母僊去勝立堂楹於得僊處為子僊觀遂名其

山曰子僊山

彭曉字秀川永康人也廣政初授朝散郎守尚書祠部

員外郎賜紫金魚袋善修煉養生之道別號真一子常

分魏伯陽參同契為九十章而註之以應火候九轉 上

分四十一章中卷分三十一 餘鼎器歌一篇以應真鉛得一

且為圖八環謂之明鏡圖今有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

卷明鏡圖訣一卷行世 參同契通真義後序云參同契

諸丹經理通而契合也凡修金液還丹先尋天地混元

之根次究陰陽分孽之象明水火相克復為夫妻認金

水相生反為父子故有男兼女體則鉛內產砂女混男

形則砂中生汞日者陽也日中有烏陽含陰也月者陰

也月中有兔陰含陽也此天地顯垂真象令達者則之

可謂真陰陽也復有陰陽反復之道水火相須之理造

化生成之徑既知其徑須原其根根者則天地混元之

根也既得其根須取其象象者則陰陽分孽之象也既

十國春秋

後蜀十

七

色去嗜慾棄名利投靈山絕常交結仙友隱密漕溪晝  
夜無怠方可期望或不如是則虛勞勤爾故陰真君曰  
莫辭得失一志而修還丹可冀也時孟蜀廣政十年歲  
次丁未九月初八日昌利化飛鶴山真一子彭曉敘  
丁元和未詳其何人廣政時投後主詩曰九重城裏人  
中貴五等諸侯闕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利挂  
乾坤

韋昉蜀人昉常夜泊涪陵江遇龍女以騎迎入宮已而  
登第十年出知簡州一夕龍女遣信相召暴卒事聞於  
朝敕命昉充北海水僊

屈突無爲成都人有神僊之術自號神和子越百年尚  
著靈異云

宋張詠常遇道士於鄭州謂詠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于成都後詠守成都忽于天慶

觀壁上畫一道人肖鄭州所見視其題曰神和子詠悵  
然自失。瑯琊代醉編云屈突無爲字無不爲與郭無  
爲名字同未審是非

十四卷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莫離得夫一志而修選丹可冀也時孟蜀廣政十年夏

丁元和未詳其何人廣政時投後主詩曰九重城裏人

中貴五等諸侯關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利挂

乾坤

章昉蜀人昉常夜泊涪陵江遇龍女以騎迎入宮已而

登第十年出知簡州一夕龍女遣信相召暴卒事聞於

朝敕命昉充北海水德

未審是非

成都人有神僊之術自號神和子感曰年

然自夫。癡眼升朝辭云風尖無欲字無不欲與得無

購望上畫一豈人肯慎川浪長跡其獸日輒味于瀛洲

